

HONG
G
D
O
U
M
E
N
G
X
U
A
N

江
權
夢
學
刊

一
九
八
七

2

红楼梦学刊

一九八七年 第二辑

总第三十二辑

中国艺术研究院 编
红楼梦学刊编辑委员会

文化艺术出版社



癡 頭 僧

李 湘 画 陈 明 摄



史 湘 云

李 湘 画 陈 明 摄

目 录

本刊第六次编委扩大会发言选登

- 红楼梦学刊要开展论争 吴组缃(1)
- 要出版红学丛书 杨宪益(2)
- 开创红学界的团结局面 张毕来(4)
- 要适应新形势,也不要丢掉传统 廖仲安(5)
- 红楼梦研究应该成为古典文学研究的突破口 陈毓熙(6)

伟大心灵的艺术投影

——从自传体小说形式看《红楼梦》的美学意义

..... 罗 钢 陈 庄(9)

“石有三面”和形象的完整性 夏 荷(45)

论《红楼梦》开创的柔美艺术形态 沈旭元(61)

“红学”一家言 龚育之 宋贵仑(73)

从《红楼梦》中的经济描写看作品的主题 王有才(85)

《红楼梦》的女性崇拜思想及其源流

..... [日] 合山究著 篠重典子译(103)

贾宝玉——李贽学说的投影 叶征洛(127)

美及其向崇高的转化和两者的毁灭

——论悲剧形象林黛玉的审美价值 徐子余(141)

论《葬花词》之哭泣 曲 沐(171)

叛逆的悲哀 探索的愁苦

——一个理想主义女性心灵的剖析 姜 超 (189)

初论王熙凤 吴柏樵 (203)

锦绣荣华倾刻尽

——论秦可卿的象征意义 陈树璩 (223)

论《金西厢》对《红楼梦》的影响 林文山 (235)

浅谈《红楼梦》中的颜色语汇 冷 宇 (241)

从谐音字和叶韵字论《红楼梦》的基础方言 聂鸿音 (271)

试论《红楼梦》大观园的园林艺术 王功玖 (281)

文学、绘画与园林

——曹雪芹笔下的大观园 顾平旦 曾保泉 (297)

列宁格勒藏抄本石头记第七十九回考析 庞 英 (313)

敬告读者 本刊编辑部 (222)

红 楼 一 角

宋鸣琼是我国最早为《红楼梦》

题诗的女诗人 宗德生 (257)

鼻烟治病 张曼诚 (201)

对新校本《红楼梦》第七十四回

所缺一段文字的我见 纪 泽 (101)

红 学 动 态

贵州省红学会创办《红楼》杂志 查志生 (44)

李湘和她的红楼人物画展	苻 文(71)
-------------------	---------

红 学 人 物 志

景梅九	庆 佑(335)
-----------	----------

红 学 书 窗

冯其庸、李希凡主编《红楼梦大辞典》明年出版	晓 宇(124)
《红楼采珠》(薛瑞生著)	任少东(8)
《红楼外传》(肖赛著)	陈 石(59)
荧屏红楼综合画册即将出版	盖国梁(270)
《〈红楼梦〉作者问题论稿》(李百春著)	庆 善(280)

海 外 红 讯

震动台美的一次红学论战	文 汎(125)
-------------------	----------

红 楼 画 廊

癞头僧	李 湘画 陈 明摄
史湘云	李 湘画 陈 明摄

Studies on "A Dream of Red Mansions"

No 2 1987

Main Contents

- Excerpts of comments at the Sixth Enlarged Meeting of
the Editorial CommitteeWu Zhuxiang, Yang Xianyi and others
- The novel's aesthetic significance as an
autobiographical novel.....Luo Gang and Chen Zhuang
- The "three sides of the rock"Xia He
- The feminine art form originated from the
novel Hong Lou MengShen Xuyuan
- On "Redology"Gong Yuzhi and Song Guiluen
- The novel's main theme viewed from descriptions
of economyWang Yucai
- Jia Baoyu, a reflection of Li Zhi's philosophy.....Ye Zhenluo
- The aesthetic value of the tragic character
DaiyuXu Ziyu
- The symbolic significance of Qin Keqing.....Chen Shuhao
- The vocabulary of colours in the novelLeng Yu
- The art of Chinese garden in the novelWang Gongmin
- Commentaries, reviews of activities, biographical notes, book reviews,
news from abroad, illustrations etc.

本刊第六次编委扩大会

发言选登

编者按：本刊于一九八六年十二月四日召开第六次编委扩大会，大多数编委都在会上发了言，对当前红学研究和本刊的工作提出看法和意见。这次会议的综合报道，已于本刊一九八七年第一辑发表。这里我们选登吴组缃、杨宪益、张毕来、廖仲安和陈毓黑等五位编委的发言，供大家参考。发言稿是根据录音整理，标题是编者加的。

红楼梦学刊要开展论争

吴 组 缃

我对许多问题都不大了解，可平常却还有许多想法。譬如我认为，把一个学术问题搞得很热闹，在目前最好能找一个问题来展开论争，真正搞“双百”方针。现在，街上的秩序很好，汽车互相按喇叭，提醒不要碰车。学术界却不能这样。关于红楼梦研究中的问题，分歧大得很，应该展开讨论，使问题能够得到比较一致的认识。红楼梦学刊可以挑起这个论战来，这样就热闹了，

人家也注意了。这不只是为了使刊物发行得更好，也是为了对目前的学术研究多作一点贡献。

过去的红学会，还是一种统战工作，学术上不多。所以要挑起一场论战，改变社会风气。我国古代，王安石变法，苏东坡反对，可是他们的私交非常之好。我们也要学我们的女排。郎平在球场上，不管是打海曼也好，打路易斯也好，都是往死里打，一下球场，大家握手，亲热得很，一点隔阂也没有。这个风气，我们没有养成。我总感觉到，文艺界、学术界，团结不够，论争也不够。这两项是相关的，因为团结不够，所以论争就不够了，怕受责备，怕破坏团结。所以，应该挑起论战来，展开批评与自我批评，活跃空气，改变学术界的沉闷现象。

要出版红学丛书

杨宪益

我也做过一个杂志的主编，也管过发行工作，红楼梦学刊这几年一直能够正常出版，内容又这么扎实，这么丰富，这个成绩是了不起的。现在，任何研究都在不断发展，都有它的与时间有关系的发展过程，而红楼梦研究没有很大的时间性，所以我要提出一个根本性的问题：红楼梦学刊有没有必要非常困难地在发行工作方面花这么大力气，一定要按期出版，一年要出四本？我觉得，红楼梦学刊花这么大气力维持这么个势头，不如将它改为丛书。我认为编一套红学丛书更合适。丛书在图书馆有比较长久的保存价值，而且我们的红楼梦研究是学术性的，作为书可以精

装，可以在图书馆保存，没有时间性限制，这样，国外有人在一一年之后买到这样的书，也不会觉得过时；如果是杂志，就总觉得是过了时的。出版丛书以后，把学刊逐步改变成为关于红学动态方面的杂志。这样，一年继续出四辑也好，出两辑也好，就可以把目前解决不了的发行方面的包袱甩掉一些。

我再重复一下，红楼梦学刊在这几年的时间里，取得的成绩是了不起的。但是，到现在已出版了三十期，在目前的情况下，我们应该清醒地估计一下将来的发展问题。我想强调一点，红楼梦研究应更多地向丛书方向发展，而不是长期搞一个学刊。因为它本身的性质，如象莎士比亚研究、歌德研究一样，本身没有多大的时间性。要报道争鸣的，要报道研究动态，我们可以用杂志来及时反映，但学术研究的方面，我们需要搞一套丛书，早期的，当代的，最近几年的研究成果，应成为书。篇幅长的，成为专著；篇幅短的，可以辑起来成为集子。然后可以有精装本，平装本，可以保存。国外也是这样要求我们。

另一个很重要的问题，我呼吁要成立一个红楼梦研究资料中心，这在目前，开始有这个条件了。北京图书馆里有不少有关红楼梦的资料和书籍，我们要利用起来，要供给国内研究红楼梦的人用，也供给各国的研究者用，把世界上研究红楼梦的人都吸引来。最后还要成立一个红楼梦的专门的图书馆。红楼梦是我们自己的东西，我们应该有这么一个研究中心，这个中心应该设在我们国家，不能设在别的国家。现在有许多我们自己的东西，研究中心已经不在我们国家了，如日本人说，敦煌学的研究中心在日本；英国人李约瑟写的关于中国科学技术发明的历史是最好的。红楼梦是我们最有希望的东西，我们自己有很好的条件，这个研究中心，不能再让人家抢走了：这就是我的意思。

开创红学界的团结局面

张 毕 来

最近，我看了一些杂志，看到了一个现象：过去许多杂志中都有一两篇有关《红楼梦》的文章，现在没有了，或很少了。这说明什么问题呢？这大概是因为我们学刊有些声誉了，大家都往这儿投了。我觉得这个现象不好，今后要在全中国其他报刊上也经常有些红学文章出现才好。

刚才杨老（宪益）谈的问题，我也有同感。当然不一定把学刊搞成消息，但出丛书确很有意思。我们有计划地出点书。过去老同志写的书，有必要重版的也可以重版。

另外，组编同志讲的问题，我也想讲一讲。团结问题很重要。但为了团结不讲话，也不好。（吴老插话：应该有这个修养。见解不同是必然的。应该不同，应该展开论争，这跟私人感情毫无关系）王安石同司马光，斗争也很厉害，但王安石有一篇文章《答司马谏议书》，他两人的私交好得很，虽然在政治上、学术上有很大不同，但维持私人的感情。很奇怪，古代有，我们现在反而少了。就是在五四时期，俞平伯先生、胡适之、蔡元培，他们谈《红楼梦》有时意见还是很不一致的，但这几个人之间的私交还是很好的，这我们可以学习。（冯其庸插话：胡适批评蔡元培，材料都是蔡元培提供的）学术上有不同意见，讲起话来觉得无所谓就好了。我去年在一些短文里说到这样几点：第一，你要说的话，不一定以打倒别人为目的，不一定以否定别人为目

的，而且不一定每次都从否定别人出发来讨论问题。你有你的看法，我有我的看法，相信读者，相信群众，群众会作出正确的判断，不在乎把别人批得体无完肤。过去我们受破字当头，立在其中的影响，这个影响很坏。第二，你要说什么话就说什么话，不要商量着整别人。学术富于个性，你有意见就讲。另外，除了笔而外，不要用任何别的手段去对付自己的论敌。批评别人，首先要替别人想一想，然后再讲自己的话。

我们要争取在红学界开创一个团结的局面。又争论，又友好，很好的朋友才争论。创造这样一个局面，是我们红楼梦学刊很重要的一项任务。

还有一个建设的问题。写文章也好，做学问也好，都要从建设的方面着想。自己创造些东西，帮助别人也在他原来的基础上增加些东西，总之是建设性的。

要适应新形势，也不要丢掉传统

廖 仲 安

正如刚才一些同志谈到的，《红楼梦》的一些基本问题，差不多都已经谈过了，现在有的文章易给人产生重复，或者大同小异的感觉，这对学刊来说，是一个让人产生危机感的问题，应该注意到这一点。

目前面临两个冲击。一个是方法论的冲击，它对以前的研究方法采取一种否定的态度，对红学也有影响。另一个是，目前中西文化的比较研究，也是一个热门。在新的形势下，要怎样来适应这个新的形势？我想，还是应该在适应新的形势时，不能把传

统的东西丢掉。搞《红楼梦》研究的人，还是要首先读懂《红楼梦》。这是基础工作。校、注工作做得不少了，然而还可以再做一些，做得更好一点。这些都属基础性工作，还要继续做，不能否定基础。现在有些青年同志写文章，就是“破”字当头，首先为了树立他的新的，而把老的，传统的东西一笔否定。因此，要求青年一代研究者，在树立新观点，确立新方法时，也不要丢掉好的传统的东西。研究《红楼梦》，就首先要读懂《红楼梦》。然而，在座各位都可能有这样的经验，《红楼梦》并不是那么容易读懂的，里面有很多复杂的问题。

另外，我也同意刚才一些同志的意见，请一些年轻同志用新方法来写《红楼梦》的研究文章。这样可以引起大家的注意，又可以引起大家的讨论：这也是解决危机感的一个方法。

红楼梦研究应该成为古典文学 研究的突破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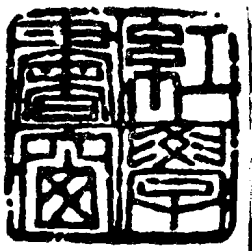
陈 毓 黑

在国际上，人家都是通过红学的繁荣，来看待中国古典文学的繁荣，以及中国学术的繁荣，红楼梦研究好像成了一个窗口。从目前情况看，在众多的刊物中，红学还是渐渐建立起威信来了，并且在国际上也有威信。就是台湾，也不得不佩服大陆有专门的红学刊物。

所以，我是不大赞成红楼梦学刊停刊，去办红楼梦丛书。我认为这两件工作可以并存。我想，假如学刊停办，国外会有种种

不同的反映，会猜想是不是又碰上什么运动了，或大陆的研究者都江郎才尽了。我觉得刊物还是有它的特点，能比较快地反映信息，发现和培养年轻的作者，而且容易展开讨论。而丛书一般是不定期的，一般没法展开讨论。

当前，学术界，包括红学在内，事实上是处在一个飞跃的前夕。正如邓庆佑同志说的，红楼梦研究方面的文章，至少各个方面的扫瞄是差不多了，现在需要的是更综合性的，更深刻，更富于科学性的文章。根据目前中国古典文学研究的情况看，我觉得是处于跃进的前夕，可能的突破口是《红楼梦》，而且，《红楼梦》也比较适合作突破口。当然，中国古典文学研究会有许多突破口，但我认为《红楼梦》是一个比较好的突破口。各家各派，包括研究新方法在内，都可以在这个阵地上试一试。我们可以做些工作，可以请一些研究生谈谈他们对《红楼梦》的看法，或者就《红楼梦》里的某一问题，或某些问题谈谈。我希望红楼梦学刊能够组织人力，使我们的红学研究成为古典文学研究的一个窗口，在整个学术界的改革工作中起带头作用。即使不是每一辑都贯彻下来，只要我们能带动起来，那么在红学史上，在整个学术史上，都会留下不可磨灭的功绩。



《红楼采珠》

(薛瑞生著 百花文艺出版社版)

本书分别从创作方法、艺术结构、情节波澜、细节提炼、人物塑造、感情描写、爱情描写、写景艺术、诗词成就和语言艺术十个方面进行了深入肌里的分析，结合中国古典小说发展的历史，对《红楼梦》的艺术创作经验给予比较系统、全面的总结，使小说潜在的美学价值和艺术成就得到进一步挖掘。

本书的第一章主要论述《红楼梦》在中国小说史上的地位和贡献，指出了两个新的观点：一是中国近代文学的划分应自《红楼梦》始；二是《红楼梦》比欧洲文学约早一个世纪便开创了批判现实主义的文学道路。关于《红楼梦》的结构艺术，作者总结出，中国古典小说逐渐从单线发展的竹节蛇式的连环结构演变为复线发展的豆腐干式的块状结构，随着小说内容的转换，

《红楼梦》创造了一种全新的多层次向前推进的织锦式结构。《采珠》还高度评价了《红楼梦》在人物性格刻画上的突出贡献，指出，心理描写素为中国古典小说之薄弱环节，《红楼梦》在这方面却取得巨大成功。与西方文学多以静止的心理描写为主不同，曹雪芹“常常寓心理描写于情节之中，在情节的发展中揭示人物的内心活动”，“情节变成了心理活动的外壳，心理活动充实了情节的内容；情节借心理活动明行，心理活动借情节暗渡。”此外，曹雪芹还“经常把人物的内心独白和内心对白以及感染性的动作和误会交错使用”，“既将人物的内心世界与外部表现结合起来，又使人物之间的内心世界息息相通”。

《采珠》的最后一章论述《红楼梦》的语言艺术最基本的特色就是朴实无华，去尽铅痕，然而却又天然俏丽、红艳如燃，达到返朴归真、出神入画的最高艺术境界。其他如论述《红楼梦》的情节波澜、细节提炼、感情和爱情描写、诗词和写景艺术等方面，也有许多新颖的见解。

(任少东)

伟大心灵的艺术投影

——从自传体小说形式看《红楼梦》的美学意义

罗 钢 陈 庄

一件伟大的艺术品既是作者为自己时代留下的丰碑，又是他向后人发出的一个挑战。在西方，最强有力的挑战来自莎士比亚的剧作，为了回答这个挑战，西方形成了一门显学——莎学。而在中国，最强有力的挑战是由《红楼梦》发出的，为了回答这个挑战，也出现了一门显学——红学。这个挑战是永恒的，对这个挑战的答复也永无底止。正是在不断的挑战与答复，呼唤与回应之间，艺术架起了联结和沟通人类心灵的超越时空的桥梁。

从这种意义上讲，各个流派的红学不外是各个时代的人们对《红楼梦》的挑战作出的不同回答。这种回答的性质和内容是由特定时代的人们对这一挑战的认识所制约的。于是我们看到，百余年来，旧红学从作品的时事影射，新红学从作者的生平家世，建国后红学家们从作品的思想政治意义等许多方面对作品进行了考察和诠释，这些诠释丰富了作品的内涵和我们对它的理解。但是，就今天来看，《红楼梦》的挑战却不是上述研究能够满意地给予解答的。因为在我们看来，《红楼梦》的挑战主要地并不是政治的和历史的，而是美学的和艺术的。